

写改革也应当优美动人（代序）

阮若琳

“雾·海·帆”一个富有诗意的标题，它使人想到在淡淡的晨雾中，有这样一条挂有风帆的船，在海中行驶。海上难免有雨，有风，有暗礁，但小船仍在不断前进。

这是叙述一个改革的故事，但它不仅是叙述一个事件的过程，而是写一个改革者和它周围的一群人的命运、心态，所以它感人至深，有较强的可视性。

王诗槐所饰的蓝天蔚，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改革者，为了制药厂的开拓，他敢于起用人才，也敢于不讲情面，割舍掉和他共创业、共患难的挚友，他敢于贷款投资，革新设备，也敢于顶住不合时宜的批评。他对同事敢于批评，而对落难的少女又极富同情心，伸出支援的手。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在商海中对志同道合的女友也会动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遗弃曾经给过他“太多温柔”的妻子夏虹。他是个有复杂性格、多层面心理的人物，但他终不失为是一个改革的追求者，探索者。

围绕蓝天蔚周围的一群年轻人，他们虽性格各异，但志趣相同，艾静、梁枫、鲁萍、蓝婷婷，为了药厂的前途，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些年轻人是改革的希望。

当然改革中也有落伍者、沉沦者。曾经和蓝天蔚共同创业的王鲁成，他墨守成规，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成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而被蓝天蔚舍弃。王鲁成的女儿王圆圆慕虚荣，贪享受，经不起物质的诱惑，结果上当、受骗，成为一个时代的沉沦者；而林巧妹则曾是一个失足者，在蓝天蔚的帮助下她跌倒又爬起来，依然跟上了队伍。这一切组成了特区生活的真实画卷，使人看到改革者的成功，也看到改革的坎坷与艰辛。

剧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夏虹，她是一个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女性，她和蓝天蔚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是一对情深意笃的夫妻。但在特区眼花缭乱的生活里，她敏锐的察觉到丈夫在感情上有了动摇，但是他们终于坦诚地交流了心曲。特别是夏虹经过思想斗争，不计较艾静曾经是她爱情上的对手，大度而又成功的为艾静做了骨科手术，使艾静避免成为残疾，赢得了丈夫的信任，更加深了他们的爱情。这个剧没有落入婚外恋、三角恋的俗套，这一对夫妻写的成功，演的也成功，赵奎娥不加矫饰地演出了一个有风度，有感情，高品位的女人。

这部剧在审美上也给人一种愉悦。那蓝天，那海鸥，那椰林，显示了美丽的南国风光。特别是这部剧有了一种创新的“包装”，每演到一半，就出现了在蓝天上飞翔的海鸥，出现了雾、海、帆三个漂亮的红字，让中途观看剧目的观众，也清楚地把剧目印入脑海。这和日常看到的国产电视剧，往往看不上开头，就猜不到这部戏叫什么名称了，应当说这也是一种包装上的创新。

目 录

写改革也应当优美动人（代序） 阮若琳（1）

电视文学剧本

雾·海·帆 韩志君 韩志晨（1）

导演阐述

我们的追求与思考

——长篇电视剧《雾·海·帆》导演阐述

..... 韩志君（360）

评 论

努力锻造“金蔷薇”

——关于电视连续剧《雾·海·帆》创作的回顾

..... 敖刚（364）

诗意·哲理·哲理诗

——电视剧《雾·海·帆》观后 高鑫 (372)

把改革融入到“生活”中去

——看电视连续剧《雾·海·帆》

..... 彭加瑾 (379)

努力“把改革生活化”

——组织创作《雾·海·帆》的一点体会

..... 敖刚 (384)

插 曲

风雨中 韩志君 韩志晨词
徐沛东曲
李娜演唱

谁说我不曾拥有 韩志君 韩志晨词
徐沛东曲
刘欢演唱

我爱着你 韩志君 韩志晨词
徐沛东曲
张继红 崔京浩演唱

西边有一片火烧云 韩志君 韩志晨词
徐沛东曲
徐沛东演唱

爱吧！爱吧！ 韩志君 韩志晨词
徐沛东曲
白雪演唱

不要远离我 韩志君 韩志晨词
徐沛东曲
张继红演唱

电视连续剧《雾·海·帆》演职员表..... (399)

后 记..... (403)

电视文学剧本

雾·海·帆

韩志君 韩志晨 编剧

在那大海上蔚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莱蒙托夫

第一集

片头

湛蓝湛蓝的南中国海——

海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鸥鸟齐飞……

无边无际的椰林，

有色有声的蕉雨。

椰林、蕉雨中翡翠般的海南岛。

岛上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楼群。

太阳；

鸽子；

人……

主题歌《生活真是一道难解的方程》渐起——

生活像雾，迷迷蒙蒙；

生活像海，波翻浪涌。
古往今来留下多少谜，
生活真是一道难解的方程。
今天云遮月，
明日雪打灯，
清晨还下毛毛雨，
傍晚又刮顶头风。
山重水复疑无路，
有路那路也难行。
生活就是这样一道难解的方程！

生活是云，飘忽不定；
生活是船，八面来风。
大千世界路有万千条，
生活真是一道多解的方程！
你圆你的梦，
我寻我的情，
你闯你的荆棘路，
我织我的七彩虹。
东西南北迎风走，
春夏秋冬扯帆篷。
生活就是这样一道多解的方程……

—

海南大特区，某制药厂大门口。
一个美丽而清新的早晨。

三个风尘仆仆的女性。

艾静——二十五六岁，文雅、端庄、秀气、聪颖。

个头儿稍矮的是鲁萍。她大约十八九岁，一双显得格外顽皮的大眼睛中永远闪耀着倔强的不屈不挠的光芒。

跟在她俩身后的林巧妹则略显孱弱。她二十一二岁，皮肤白皙，眼睛很大，睫毛特长，是个典型的中国古典美人。

她们不声不响地走过来，走到大门口站住了。

呈现在她们眼前的，是一个蔚蓝蔚蓝的世界。

院内的一切井然有序。车间、办公楼都涂上了海的颜色，表现出主人对这种色调的偏爱。

林巧妹怯怯地望着院内。

艾静在默默地思忖。

鲁萍则大大咧咧地把手一挥，率先朝门内走去。

二

蓝天蔚办公室。

一个死寂的房间。

三个沉默的人。

厂长蓝天蔚的脸，像一块冷峻的铁。

财会部部长王鲁成、经贸部部长赵汉生都紧张而关切地望着他。

这样沉默了好一会儿，王鲁成才长长叹口气，然后轻声劝道：“天蔚，要不……由我们财会部出面，写个检查送上去？”

蓝天蔚坐那儿不动也不语。

“妈的，”赵汉生却忿忿地说，“检查？检查什么？！这儿不是内地，是海南大特区！那些港客儿，那些老外，个顶个都是

夜猫子。他来了，要跳舞，要听歌儿，要打高尔夫球儿，要洗桑那浴，你不招待行吗？你不招待好，他抬腿就走。咱总不能眼看着客户都让人家给抢光吧？”

“可……”王鲁成瞥一眼蓝天蔚，然后又转向赵汉生，“汉生啊，你说的这些，当然也都在理儿。可不管怎么说，家有家法，店有店规。既然学院有规定，咱们还是应当事先请示一下！”

“请示？”赵汉生苦苦地一笑，“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等报告打上去，再等他们批回来，早就汤也冷了菜也凉了！用人不疑，疑人别用。既然派咱们到特区来办厂，起码的信任还应当有吧？要是信不过我们，派别人来呀！”

王鲁成看看他，不说话了。

蓝天蔚依然紧蹙着眉头，沉默不语。

小屋，重又陷入沉默。

三

门外走廊。

艾静、鲁萍、林巧妹一边细细地看着门上的牌子，一边走过来。

四

蓝天蔚办公室。

王鲁成焦灼地望着蓝天蔚：“天蔚，你说，咱……怎么办？”

蓝天蔚又沉思有顷，终于向外挥了挥手：“行吧，他们让写，就……给他们写一个！”

“不，”赵汉生霍地跳起身，“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咱是学院的附属药厂不假，可天蔚啊，你糊涂了？到底他们是法

人代表，还是你是法人代表，啊?! 你……”

“行了，”蓝天蔚闷闷地，“汉生，你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

“不，我要说，我一定得说!”赵汉生梗着脖子，“这种检查，咱们违心地写过多少次了?这回，说什么也不能再写了!我告诉你们俩，这回谁写，我赵汉生操他八辈祖宗!”

“放肆!”蓝天蔚猛地把一只玻璃杯砸碎在桌子上，一双充血的眼睛忿忿地盯着他。

“天……天蔚!”王鲁成条件反射似的从凳子上弹起来。

赵汉生登时怔在那里，不敢再吭声了。

沉默。

十分尴尬的沉默!

“笃笃……”有人敲门。

蓝天蔚忙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赵汉生急用报纸遮起桌上的碎杯。

“谁呀?”王鲁成见他们准备好了，才扭头喊道，“进来!”

艾静、林巧妹、鲁萍推门进屋。

王鲁成眯细了眼睛：“你们……找谁?”

艾静满脸都是甜甜的笑：“我们……找你们厂长。”

“找厂长?”赵汉生审视地打量着她们，“什么事?”

鲁萍爽快地：“求职!”

“求职?找人事部去!”赵汉生很不耐烦地说了句，然后便扭过头。

鲁萍蹙起眉头看着他。

她心中渐渐火起：“哎，那位先生，你把脸扭过来!”

赵汉生怔怔地扭过脸：“你……你嚷什么?”

鲁萍气鼓鼓地：“我嚷你！你们厂长，难道就没教教你该怎样礼貌待客？”

蓝天蔚、王鲁成都惊怔地望着眼前这位不速之客。

“鲁萍！”艾静忙拦阻鲁萍。

巧妹则怯怯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赵汉生很生气地对鲁萍：“你……你想干什么？这儿是办公室，不是你吼叫的地方！”

“我吼了叫了，你又能怎样？”鲁萍斜睨着赵汉生，“办公室？就你这号人，还配坐在这儿？给好人腾地方得啦！”

“噢？”赵汉生不无讥讽地望着她，“你求职呀，还是我求职呀？我选你们呀，还是你们选我呀？”

“双向选择！”艾静淡然一笑，“没想到，贵厂会这样待人！那好，再见。”说罢，率林巧妹、鲁萍朝门外走去。

蓝天蔚见状，不禁微微一愣。

“哎哎哎……”突然，他急急地走过去，像座山似的堵在了门口。

三位姑娘停下脚。

蓝天蔚努力让自己笑容可掬地：“你们……都是来求职的？”

鲁萍余怒未息地：“你是什么人？”

蓝天蔚：“我叫蓝天蔚。”

王鲁成忙介绍：“这是我们蓝厂长。”

艾静、鲁萍和巧妹各自用不同的目光打量着蓝天蔚。

蓝天蔚又努力地笑笑：“咱们都自己报报家门好不好？”

巧妹微微低下头。

鲁萍斜一眼赵汉生，没吭气。

蓝天蔚笑笑，转向艾静：“您……怎么称呼？”

艾静：“我叫艾静，北方药学院硕士研究生。”

“唔？”蓝天蔚眼睛立刻亮了，“什么专业？”

艾静：“中药炮制。”

蓝天蔚饶有兴致地：“你的毕业设计是……”

艾静：“NF-A 中药提炼自动流水线。”

蓝天蔚不禁一怔：“自动流水线？你那是怎么个自动法？”

艾静：“把提取、浓缩、干燥三道工序连为一体，使整个工艺流程管道化、密闭化、自动化呀！”

“唔？好……太好了！”蓝天蔚喜出望外地一拍艾静的肩头，“你，我们要啦！”

“蓝总！”赵汉生一听忙说，“咱……咱现在可是只生产西药呀！”

蓝天蔚一挥手没让他说下去，然后又转向鲁萍、林巧妹：“你们俩呢？”

艾静忙介绍：“这是鲁萍，这是林巧妹。哎，你们俩，说话呀！”

“说什么？”鲁萍赌气地扭过头。

蓝天蔚微微笑了：“你们俩……也是药学院的？”

鲁萍气鼓鼓地：“我们俩，高中毕业，没文凭！”

“哟，”赵汉生一听立刻插话，“才是小高中生，就这么凶呀？我还当是出国留洋刚刚凯旋归来的哩！”

“你……”鲁萍登时又火了。

“汉生！”蓝天蔚嗔怪地瞪他一眼，然后好言好语地对鲁萍说：“我们厂，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你们两位，再到别处试试，好吗？”

艾静一听忙说：“蓝总……”

蓝天蔚没容她讲下去，便向鲁萍、巧妹笑吟吟地扬扬手：“好，再见。”

“再见！”赵汉生也冲她们不无讥讽地笑笑。

巧妹没动，也没说话，只是沉默地望着蓝天蔚。

鲁萍却指着赵汉生忿忿地吼道：“你们看，他笑得不怀好意！”

蓝天蔚忙说：“请不要见怪。他是我们厂的经贸部长，不管人事。”

“还经贸部长呢！”鲁萍撇着嘴儿、拉着长声，“瞧那德性吧！见人耷拉着老脸，还能做好生意？我还是那句话：给好人腾地方得了！”说罢，猛一拉巧妹，走了。

“鲁萍……巧妹！”艾静唤了声，欲追出。

蓝天蔚却低声喝道：“艾静！”

艾静犹犹豫豫地站住了。

“呸！”赵汉生冲着门外狠狠啐一口，“简直他妈的精神病！”

“哎呀，汉生，你……”王鲁成忙转过身，息事宁人地频频摇着手。

就在这时，鲁萍却又返身闯回屋来。

蓝天蔚怔怔地：“你……怎么又回来了？”

鲁萍忿忿不平地：“我还想补充一句话！”

“唔？”蓝天蔚探询地望着她。

鲁萍一指他的鼻子：“蓝天蔚，我问你：你们不要我跟巧妹，不就因为我俩没上过大学吗？”

蓝天蔚沉默不语，却饶有兴致地望着她。

“我要告诉你：这世界上，第一个给大学生讲课的人，自己必定没上过大学！”鲁萍显得特别激动。

“哈哈……”赵汉生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不用笑！”鲁萍格外自信地，“总有一天，我鲁萍要让你明白：今天，从你们眼皮底下走的，是个人才！”说完，头一甩，跨出门去。

蓝天蔚沉思地看着她。

突然，他喊了一声：“哎，鲁萍，你……你站住！”

鲁萍回过头，沉着脸：“有什么指示？”

蓝天蔚揶揄地：“本厂长有意请你这位‘大人才’留下谈谈，肯赏个脸吗？”

鲁萍：“谈什么？”

蓝天蔚：“工作。”

鲁萍一愣：“唔？”

蓝天蔚敛起了脸上的笑容，很严肃地：“现在我可以正式通知你：鲁萍，你被录用啦！”

赵汉生、王鲁成同时一怔。

鲁萍也登时僵在那里。

“鲁萍！”艾静高兴地跑过来。

赵汉生看看蓝天蔚，还想说什么，王鲁成却急冲他摇摇头，然后赶忙把他一拉，走出门去。

“那……”鲁萍这才仿佛刚从梦中醒来一样，急问蓝天蔚：“巧妹呢，她怎么办？”

“她？”蓝天蔚缓缓走到窗前。

他朝外看了看，然后头也不回地，“如果……她也能像你一样勇敢地回来，我就留下她！”

艾静、鲁萍一听，急忙走到窗前，同蓝天蔚一起，向楼下院内望去。

五

院内。

林巧妹含着泪，呆呆地望着办公楼的大门。她内心中交织着失望、屈辱和仇恨。

她咬着嘴唇，努力不让泪水流出来。

终于，她缓缓转过身，蹒跚着朝大门口走去。

六

蓝天蔚办公室。

鲁萍一见急了，扭头便往外跑。

蓝天蔚一声低吼：“回来！”

鲁萍怔怔地停下脚。

蓝天蔚语气低缓而沉重地：“还是让她走吧。我这里，不需要弱者！”

鲁萍焦灼地：“蓝总……”

蓝天蔚摇摇手，拦住了她的话，然后用近于命令的口吻说：“来，你们俩都坐下，我……考考你们！”

“怎么，还考试呀？”鲁萍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别紧张，开卷儿！”蓝天蔚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你们每人写一份检讨书！”

“唔？”艾静、鲁萍都不禁一愣。

“假设……”蓝天蔚却迳自说下去，“我们厂的上级主管部门有规定：凡动用两万元以上的资金必须由他们批准。而我们由于经营的需要，就先斩后奏了……然后呢，比方说，受到了……批评。你们就围绕这个内容，写个检查……”

“蓝总，”艾静不解地，“这……也要检查？”

“我是假设的。”蓝天蔚苦笑笑，“考考你们，三天交卷儿，怎么样？”

艾静、鲁萍怔怔地相觑。

蓝天蔚无力地朝她们挥挥手：“去吧，你们……都去写吧……”

七

喧闹的长街上。

林巧妹孤独地伫立街头，茫然四顾。她的眼里，尽是泪……

八

星星啄破了黑色天鹅绒般的夜空。

一个偌大的布满了脚手架的建筑工地，像一首凝固的诗，静静地躺在现代化都市的一隅，躺在星光里。

艾静、鲁萍匆匆走来。

“巧妹！巧妹……”她们站在工地前，轻声呼唤。

没有回声。

她们显得很焦灼，一边轻声喊着，一边急急地向里面寻去……

九

巧妹在这儿！

她神情抑郁而疲惫地靠坐在一堆水泥预制板下。

艾静、鲁萍的喊声不时地传来：“巧妹！巧妹……”

她听到了。